

# 大汉气象 江西省深化汉文化研究

江西省文物局

江西地区出土汉代文物众多，以海昏侯墓为代表的汉代墓葬再现了江西的历史文化风貌。近年来，根据国家文物局和省政府工作部署，江西省文物局积极推动并继续深化汉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是设立“一中心五基地”，有效融通江西省汉代历史文化资源。自2021年省文旅厅制定下发了《关于推进江西汉代文化研究的意见》，明确构建江西汉代历史文化高水平研究平台、建设“一中心·五基地”的重点任务后，以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南昌工程学院、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六家单位联合组建成立的江西省汉代文

化研究中心和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基地等开放式学术研究平台顺利搭建。近年来，在省政府、省文旅厅及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一中心·五基地”在深化江西汉代文化研究、构建江西汉代文化研究体系等方面加强联系，研究工作得到有效衔接。

二是推进江西省汉文化课题研究。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中心组织“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课题”的申报和结项工作。截至2024年6月，中心组织三批次“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课题”申报工作，共立项汉文化研究课题91项，其中重点课题11项，一般课题80项。2023年组织两次课题结项评审工作，共有35项课题完成结项。目前，已收集

整理汉代文化研究相关成果50余篇，其中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22篇，国家级期刊3篇，中文核心期刊及省级期刊29篇，计60余万字。依托有关成果编辑出版了《江西汉代文化研究》论文集第一辑《海昏侯墓文物考古及历史研究》、第二辑《江西汉代文物考古及历史文化》、第三辑也拟定于2024年下半年刊布。

三是促进江西汉文化学术交流。2022年至2024年在江西省文旅厅、江西省文物局的指导下，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中心联合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基地、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等单位在南昌、九江等地共举办全国性汉代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4次，国内知名秦汉史、秦汉考古专家学

者数百人参会研讨。另举办汉代文化研究项目推进会2次，学术讲座12次。在江西汉代历史文化研究前沿动态、江西出土汉代文物研究、海昏侯国遗址与海昏历史文化研究、江西区域社会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大力提升江西汉代文化研究的影响力。

四是增强江西汉代文化的传播力。为了贯彻落实关于博物馆改革发展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强化文化强省建设，2022年6月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等联合制定江西省《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推进数字博物馆建设、优化博物馆布局、加强文物征集与鉴定等工作在省内各博物馆有序开展。2024年，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成功入选国家一级博物馆行列，极大地提升了江西汉代文化的影响力，为促进江西汉代区域文化交流，推广对外文化交流，打造江西历史文化研究新名片奠定了基础。

下一步，将加大推进江西汉代文化的研究力度，通过出版《江西汉代文化研究（第三辑）》、江西汉代文化资料汇编、海昏历史文化研究成果汇编，组织汉代历史文化与区域社会学术研讨会、田野调查、产学研合作、学术讲座等形式，完善江西汉代文化研究机制，提升江西汉代文化影响力，为江西汉文化研究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 南昌汉墓的空间分布

饶华松

南昌市位于江西省北部，赣江下游，濒临赣江和鄱阳湖，西北接九岭山地，东南依赣南山地丘陵。地势大致呈西部与东部较高。全市地貌以平原为主，兼有广阔的水域和较大数量的岗地、低丘，地貌形态分异显著，山、丘、岗、平原相间，地势平缓，水网交织。一个城市的墓葬与一个城市的历史息息相关，两汉时期在南昌城市地理空间中分布的南昌汉墓，是城市的重要历史景观，成为永久留存在这个城市中的印记。据统计，南昌的汉墓约240座，整个江西已发掘的汉墓约500座，而仅长沙发掘的西汉墓就已超过2000座，湖南发掘的汉墓超过一万座。相比之下，南昌汉墓是偏少的。南昌汉墓分布以今天赣江为界，大致可分为内圈（市区周边）和外圈（赣江以西）。

内圈（市区周边）包括赣江东侧区域，以老城区为中心分为东、南、北、中四个片区。北区为今阳明路以北至赣江区域，在1951年南昌市行政区划中主要包括七里乡和长巷乡。东区为八一大道以东至瑶湖区域，在1951年南昌市行政区划中主要包括塘山乡和桃南乡。南区为北京西路以南至昌南大道附近区域，在1951年南昌市行政区划中主要包括第四区、进顺、顺外、进外、三店、蔡坊、石马等乡，也包括南昌县东埠乡和定冈乡。中区为前三区的中间部分，在今洪都大道以西、北京西路以北、八一大道以东、阳明东路以南区域，在1951年南昌市行政区划中主要包括永和乡（贤士湖周边划入北区）和省行政区。内圈汉墓基本由东湖—抚河故道东侧从七里街自北往南一直到南昌县小兰乡一线分布。内圈汉墓的数量约在140座。

外圈包括赣江附近的长蛟、蛟桥、双港、湾里、赣江新区南坊村附近、海昏侯国、昌邑一带。也包括莲塘等南昌市区以外南昌县地域发现的汉墓。

葬地选择是南昌汉代城市居民生活中的重要大事。据研究，南昌汉晋为同城，大致在今天南昌市区东湖的西岸。南昌城是一个滨水城市，城的西

面、南面和东面都是江或湖，北面距离赣江也不远，城市的葬地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死后葬于何处，对生活在古代南昌城市中的居民是一个灵魂拷问，相信汉代南昌居民同样需要面对和解决，尤其是葬地资源有限和东汉儒学教育发达的情况下，在城市周边选一个好的葬地，这关系到子孙的运势。“旧墓西接、萧条不葺”的喻孺墓在下葬已经54年之后，还是被子孙迁葬到了徐孺子墓南侧1里，以期得到更好的运势，徐孺子墓周边在东汉以来可能是南昌城市周边“风水”最好的葬地之一。南昌地处赣抚平原，水网密集，丘陵岗地不多，理想葬地可供选择余地较小。此外，距离也是重要考量，毕竟涉及经济成本和家庭承受能力。因而距离城市较近的台岗地必然成为葬地首选。从墓葬类型来看，竖穴土坑墓分布在城市东北的贤士湖一带、东南的老福山一带、南面的京家山一带，这些墓葬时代从西汉中期一直到新莽。这时期南昌人口估计是不多的，发现墓葬也相对较少。

东汉时期，南昌的城市人口成规模扩张，势必造成葬地空间的争夺，葬地资源紧张。1972薛家岭为东汉早期墓，尚且分布在贤士湖周边。然而，进入东汉中期，城市近郊资源已经消耗殆尽，东汉中期以后墓葬大规模分布在抚河以东老福山以南区域，这是南昌数量不多的长丘岗埠，不论是墓葬规模庞大的1972施家窑汉墓，还是普通的小型双室墓，都分布于此。到东汉晚期徐孺子墓，已经分布在距离城市近十公里以外了。三国两晋时期，温峤墓、桓伊墓又在徐孺子墓往南延伸，一直到今天南昌县小兰一带，南朝墓甚至到了今天的南昌远郊罗家集。城市的东北郊，今天的纺织厂一带、七里街一带，也分布着数量可观的墓葬，但跟城南比，不是一个数量级，葬地空间局限后，江湖岸边的小块岗埠也被充分利用。赣江西北岸多山地，进入东汉、靠近南昌县的蛟桥一带也是东汉南昌居民的葬地选择。至于南坊一带，可能是

土文物基本由江西省博物馆收藏。这些汉墓多已发表考古简报，但仍有30余座未曾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研究的准确性。2023年以来，按墓葬单位对馆藏汉代文物进行系统整理，掌握了这些未披露汉墓的位置、时代、器类及组合关系等信息，为开展南昌汉墓宏观空间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总账记录还显示，南昌多处地点发现汉代文物但未言明遗存性质，其中地点明确且出土文物较多的有7处。根据以往同类文物出土遗存性质判断，它们也应出自墓葬，因此也该将其纳入汉墓宏观空间布局的分析。此外，2007年在位于南昌青云谱梅湖的东晋喻孺墓出土纪年铭文砖上记录了东汉豫章名士徐稚（字孺子）墓的地理位置，是南昌汉墓中见诸文献记载并经地下材料佐证的唯一一座汉墓。

截至2023年底，南昌地区发现发掘的两汉墓葬不少于150座，分布在东湖区、西湖区、新建区（含经开区）、青云谱区、青山湖区和南昌县等六个区县的近50处地点。时代跨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新莽、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六个发展阶段。需要指出的是，位于海昏侯国城址紫金城附近的海昏侯墓群，是刘贺继位海昏侯国后逐渐形成，该区域距南昌城区较远，现在虽隶属南昌市区，但在当时却隶属于郡国并行制背景下的海昏侯国，其与豫章郡治南昌县处于行政上的平等关系，因此考察汉代南昌城的墓葬空间布局时，将其排除在外。

**南昌汉墓的空间分布** 分析南昌汉墓的宏观空间布局，需要建立在历时性考察基础之上，即分析不同时期汉墓的空间分布特点。接下来，我们按照南昌汉墓的六个发展阶段，分别讨论其分布情况。

西汉时期南昌汉墓发现数量较少，为分析空间布局带来一定困难，但从早、中、晚期的分布来看，仍能发现墓区的变化。西汉早期墓5座，西汉中期墓8座，均位于贤士湖东侧附近，形成这一时期的核心墓区。西汉晚期墓6座，除1座位于贤士湖东外侧，其余均在老福山及其南侧的京家山附近，如老福山西汉木椁墓、市公交公司西汉墓、京家山M1和M2，呈现墓区向南侧转移的特点。

东汉时期南昌汉墓出现迅猛增长。东汉早期墓7座，分散分布在老福山及其西侧区域、象湖东侧的施尧，以及贤士湖、塘山等地点，呈现老福山墓区继续沿用，施尧墓区开始形成的特点。墓区分布区域的扩大，在一

东汉中期以后形成的另外一个聚邑居民的葬地。东汉中原战乱，豫章偏安一隅，可能是北人南迁在靠近南昌周边围垦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三国两晋时期，南昌城郭附近也开始葬墓，主要为外地流寓人口，比如今天阳明路儿童医院一带的高荣墓、永外正街的吴应墓、象南中心的颜黄墓，以及旧碑拓材料中的浩宗地券。在都司前附近还有一些三国两晋墓，八一大道皇殿侧地段（现省妇幼保健院）东晋墓，都近郭埋葬。

南昌汉代墓葬是汉文化形成发展的一个区域物质体现。西汉中期以后南昌汉墓面貌基本清晰，序列完整。考古材料分析，西汉初南昌可能并不在今天的南昌市区，更可能在丰城一带，由于武帝的外略，从军事意义由轻到重，汉初南昌城址可能从赣江西侧迁到赣江东侧现今南昌市区范围。西汉中期以后南昌城稳定，虽偶有调整，但未出现迁移出今天南昌市区的情况。由于南昌特殊地理条件，南昌城市地理空间中，城市东面的丘陵岗埠是汉代南昌人葬墓的首选，这里分布着西汉中期以来各阶段汉代墓葬，基本呈条带状自东湖—抚河故道东岸一线分布。随着时间推移，近郊丘陵岗埠越来越少，城市居民的葬墓空间只有持续往南，所以徐孺子墓距城20里，到东晋桓伊墓又在徐孺子墓南7里。同时，东汉早期以后，南昌居民向西跨江发展，汉墓在下罗蛟桥一带密集分布，东汉中期以后墓葬迅速增加，这也意味着南昌城区人口增长迅速，城南葬地空间已无法满足人口增长需求。孙吴初期（三国早期）外来人口墓葬靠近城郭分布，也说明城南一带葬地空间也明显不足，需要更远的区域开发葬地，近郭埋葬可能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当然，后期墓葬在已有主要墓葬空间中插花葬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实际也是一种有限葬地空间里的权变。而南昌县小兰多三国两晋墓，东晋温峤、桓伊等高级官吏葬在此，则说明三国两晋时期社会上层已在南昌汉墓外圈开发出新的葬地空间。

**【作者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文系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2022年度一般项目“南昌汉代墓葬研究”（22WW22）成果】**

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

东汉中期墓31座，老福山墓区消失，出现三个大的墓区：贤士湖北侧、施尧周边、蛟桥周边，呈现出沿原有墓区向南北方向扩展并跨江分布的趋势。赣江以北的蛟桥和新兴的石埠埭山开始出现汉墓，其周边可能逐渐兴起一定规模的聚落。

东汉晚期墓58座，呈现极度分散的特点。贤士湖北侧墓区向西南收缩，施尧墓区向北有所延伸，新出现贤士湖南侧墓区和老福山墓区，且有连为一体的趋势。上述墓区所围合区域，相较于东汉中期大大缩小，似乎暗示城市发展规模存在一定程度的收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蛟桥墓区范围扩大，并在其东北约15公里处的儒乐湖附近形成新的墓区，但墓葬等级较低。蛟桥墓区的外扩及儒乐湖墓区的形成，说明赣江以北区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南昌汉墓墓区演变与汉代南昌城市发展** 综上所述，南昌汉墓集中在贤士湖、老福山、施尧、蛟桥等几个大的区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空间布局具有由中心向周边逐渐扩展的趋势。西汉早期至中期，南昌汉墓集中在贤士湖东侧，并逐渐形成这一时期的核心墓区。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老福山取代贤士湖成为新的核心墓区，并开始向其南侧扩展，施尧墓区开始形成。东汉中期，施尧周边集中了较多墓葬，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墓区，贤士湖及其南北两侧成为次中心区。老福山周边尚未发现墓葬，墓葬核心区的南移以及墓区所框定范围的变化，间接说明了当时南昌城市规模在向南侧拓展。东汉晚期，贤士湖墓区已向其南北两侧的外延拓展，前一阶段的其他墓区也未见聚集现象，呈现分散分布的特点，新的核心墓区在赣江之北的蛟桥逐渐形成。

墓葬，是逝者的安息之所，其位置所在与墓主生前的活动空间存在密切联系。一般而言，生之空间与死之空间在空间布局上往往存在一定间隔，但又不会相距甚远，这为探索拆解迷离的汉代南昌城的位置问题提供了佐证。前述几大墓区所围合的区域恰好落在今天南昌老城区位置，并且在其东北方向不远处的贤士湖及其周边区域始终是南昌城比较重要的一个墓区，这便从墓葬考古角度指明了汉代南昌城大致的位置所在。关于汉代南昌城的位置问题，历代学人均有论述，从蔡邕肇、到应宗强，再到卢方琦等学者，均认为其位于今南昌老城区内，本文对南昌汉墓宏观空间布局的分析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也从侧面实证了古代南昌城自汉初建城至民国被拆除，是一脉相承的古今叠压型城市。【作者单位：江西省博物馆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文系2024年江西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昌地区汉代墓葬空间布局研究”（24WT23）成果】

2011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进行抢救发掘前，对海昏侯墓周边5平方公里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地（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为配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紫金城城址与铁河古墓群”国保规划的制定，2015年10月又开始对紫金城城址进行了勘探，后因经费等原因，勘探工作于2016年4月暂停，整个勘探工作未完成。以下根据已有的考古调查和勘探资料，对紫金城城址的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紫金城城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铁河乡和大塘坪乡一带，东临赣江，北依鄱阳湖，城址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为岗地、林地、河湖相互交织。紫金城城址由外城和内城组成，外城由双重墙体构成。内城位于外城内东部，分为东、西两个小城，墙体外围发现护城河。总面积3.6平方公里。

### 外城

**城壕** 紫金城外城平面呈曲尺形，南北最长约2062米，东西最宽约1934米，城壕总长约7516米。城壕均为双重墙体，墙体堆筑而成，内墙较高大，外墙较低矮。内、外墙均底宽顶窄，内墙底宽约8~18米，顶宽约3~6米，残高约1.5~2米。外墙底宽约8~18米，顶宽约4~7米，残高约0.5~1.5米。内、外墙体内间距约7.2~28米。

### 城门

在外城城墙共发现缺口47处，有的缺口是因城墙损毁所致，有的缺口在古代有河道通过，其中不排除在一些缺口设置水门的可能。故城门的具体情况，有待下一步发掘厘清。现就西城墙、东城墙疑似城门遗址进行介绍：**西城墙** 发现疑似城门遗址2处。一处从城墙西南角起向北847~857米，缺口宽10米，其内勘探到一条古土路，初步判断该处缺口应为门址。一处从城墙西南角起向北1320~1326米，发现内城门（内口宽6、外口宽9.5米）、外城门（内口宽5米，外口损坏）及内、外城门外南北两侧的夯土台基各一。

**东城墙** 发现疑似城门遗址3处。其中两处位于东城墙中部，且均有古代的河道从中穿过，靠北的门址宽约9.2、进深约10.2米；靠南的门址宽约20.8、进深约8.7米。东城墙南部的一处门址，亦有河道从中穿过，门址宽约136.1、进深约48米。

### 护城壕

发现西城墙护城壕和南城墙护城壕，它们均与外界水路连接。西城墙护城壕长1200米，宽约15~60、深约2~3米。南城墙护城壕长700米，东段护城壕靠紧城墙，西段护城壕由东向西逐渐远离外墙。护城壕宽约18~50、深约3米。

### 码头

发现疑似码头遗迹共7处。2处疑似码头遗迹位于北城墙中部缺口附近，一处 在缺口内侧，一处 在缺口外侧，平面分别呈刀形（北侧长约26、宽约7米；南侧长约16、宽约8米）、长方形（长约25、宽约8米），填土疑为夯土，其内还发现碎青灰砖块，且遗迹临近古水系。5处疑似码头遗迹位于外城近中央区域，其中四处位于中部一水路两侧的断崖上，另一处位于南部水路的断崖上。遗迹保存状况不一，可见夯土。最大的一座，长约28、宽约5米；损坏严重的一座，长约4、宽约3.5米；一码头旁还发现一条长约10米的碎陶片铺成的路。

### 内城

内城位于外城内东部，平面呈近长方形，东西最长约403、南北最宽约345米，面积约139761平方米，由东城和西城两个小城组成，东城东墙与外城东墙部分墙体共用，西城东墙与西城西墙共用。城墙墙体平面呈长条形，底宽顶窄，呈垒状堆积，堆筑而成，土质致

##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紫金城城址的考古调查与勘探

王吉卿

密，夹杂灰陶片、绳纹瓦片、木炭块、锈斑、砖渣。共发现缺口9处。

### 东城

**城墙** 东城平面大致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约343、东西宽约166~224米。墙体底宽约8~19.2、顶宽约3~18、现高约0.7~5米。

**城门** 东城城墙共发现缺口5处，疑为门址。北城墙中部缺口，宽约4、进深约11米，其东西两侧发现瓦片堆积，疑为门址倒塌堆积。西城墙北段缺口，宽约1~3、进深约14米，其南北两侧发现瓦片堆积，疑为门址倒塌堆积。南城墙东段缺口，宽约1.3~2、进深约11~14米。因东城东墙与外城东墙部分墙体共用，东城东墙的两处缺口即外城东墙中部的两处缺口，如前所述，疑为门址。

**护城河** 在东城北、西、南城墙外均发现绕墙分布的护城河，平面呈长条形，局部破坏无存。内填较松软的浅黄色土，含少量瓦片。北城河位于北城墙外，西端与西城河相接，东段破坏无存，东西残长约152、南北宽约2.5~3.5米。西城河位于西城墙外，南北残长约203、东西宽约2.6~5米，初步推测，后因修筑西城，该河废弃。南城河位于南城墙外，东西残长约111、南北宽约2~4.3米。

**房址** 东城内发现房址2座，规模较大。F1位于东城西北角，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8、南北宽约26米，柱石数量众多，排列规律。现存夯土墙基4处，分东西两部分，西部夯土墙基平面呈长方形，东部夯土墙基平面呈“H”形。柱石58块，东西7行，南北11列。柱石南北间距约0.3~2.7、东西间距约0.7~4米，柱石下经夯打处理。柱石南部，发现两排东西向分布的夯土块。依据柱石和夯土块的大型宫殿式建筑。

F3位于东城西南角，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7、东西宽约9.3米，为一组庭院式建筑，柱石零乱，规格不一。北房位于F3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7.8、南北宽约5米，现存19块柱石。西厢房位于北房西南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东西宽约2.8米，现存6块柱石。庭院位于房址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8~17、东西宽约9.3米，残存2块柱石。

### 西城

**城墙** 西城平面大致呈梯形，南北长约212~267、东西宽约149~152米。墙体底宽约8~18米，顶宽约3~10米，现高约1~5米。

**城门** 西城城墙共发现缺口15处，疑为门址。北城墙东段缺口，宽约52、进深13米。北城墙西段缺口，宽约2.7~3.8、进深10~13米。西城墙中段缺口，宽约3~7.6、进深12米。南城墙东段缺口，宽约52、进深约8~9米。因西城东墙与东城西墙共用，故东城西墙的一处缺口也即西城东墙的缺口，如前所述，疑为门址。

### 护城河

在西城北、西、南城墙外均发现绕墙分布的护城河，整体保存较好。平面呈长条形，内填较松软的浅黄色土，含少量瓦片。北城河位于北城墙外，西端与西城河相接，东西残长约103、南北宽约3.8~7.5米。西城河位于西城墙外，南端与南城河相接，南北残长约240、东西宽约2.2~4米。南城河位于南城墙外，东西残长约147、南北宽约2.4~4.2米。

通过对紫金城城址的考古调查和初步勘探，收获如下：

明确了紫金城城址的平面形制、城墙布局、结构与修筑方法。

了解了紫金城城址的特点。外城城墙为双重墙体。交通网络为水、陆路并存，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在水路与陆路相接处，发现码头遗迹，岸上发现有大量的当时人活动的遗迹和遗物。

初步确定内城为宫阙区。内城自身的布局相对独立、完整，城墙较高大，外围有护城河，且内城东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城的规格较高。

初步建立了城内遗存的时代序列。紫金城内城的城墙堆土中包含砖瓦片，外城城墙堆土却较为纯净，内、外城的修筑时间可能不同。加之，内城自身的布局相对独立、完整，尤其是内城东城可能具有宫城属性，故推测内城东城修建时代或为最早，次为内城西城，最晚为外城。

**【作者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文系2022年度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重点课题“南昌汉代海昏侯国紫金城城址及周汉3阶段性研究成果，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2022年）基金项目重点课题“海昏侯墓墓葬制度和相关问题研究”（22WT65）系列成果之一】**